



# 菲東石鎮蔡氏聯誼會訪問團禮訪 福建省濟陽柯蔡委員會東石分會



旅菲東石鎮蔡氏聯誼會訊：本會會長沈陽宗長於二零二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率團回國遊覽訪問。

八月三十日，本會代表團禮訪福建省濟陽柯蔡委員會東石分會，受到該會會長文用等多位宗長的熱烈歡迎，並介紹其會務。

旅菲東石鎮蔡氏聯誼會隸屬於福建省濟陽柯蔡委員會。其創會宗旨是敦親睦族、守望相助，以及參與社會公益與慈善事業。經

常與海內外宗親組織交流互動，並參與家鄉宗祠重修和慶典活動。

成立以來，協助完成原購地備建蔡氏十房大宗祠的土地轉換和大宗祠的重建祀祧晉祿及修繕忠烈公故居，助力蔡襄文化廣場建設、第二十二屆世總理監事會成立等。守望相助，尊老敬老，為90歲老人發放節日慰問金。獎學助學，為錄取985、211學校優秀學子發放獎學金等。

本會會長沈陽宗長代表訪問團向福建省濟陽柯蔡委員會東石分會諸位宗長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謝。他說，我們今天由衷感受柯蔡宗親組織的血脈情、凝聚力。

海外宗親聯誼會的成立，即是這一血親同力、風雨同舟，勤奮努力、開拓拼搏祖脈文化的延伸發展。正是帶著閩南人這種抱團取暖，愛拼才會贏的精神特徵，使他們踴躍奮發、自強不息，一份事業、一份堅持，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從而擁有自己的一方天地。因此，熱愛祖國，關愛家鄉的家國情懷，永遠是海外遊子心中的執念，精神的指南。

我們希望通過這次訪問，學習貴會的先進經驗，攜手並進，共同為宗族、為家鄉做更多的貢獻。

是日中午，福建省濟陽柯蔡委員會東石分會在環島酒店設宴歡迎本會回國訪問團。

##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 ——泛談菲華的新詩創作

鍾藝

一切文學創作皆源於生活。

初時，古人用簡單的語音與動作來消除勞動的辛累和表達喜、怒、哀、樂的情緒。於是，誕生了歌舞。

文字的發明，進一步推動了中華文化的發展；由古老的神話、傳說，先秦詩歌，到楚辭、諸子百家、兩漢樂府及辭賦、南北朝駢文，再到唐詩、宋詞、元代話本和戲曲，明、清小說，乃至當代的白話文文學，一路演化、蛻變。

菲華文學與中國大陸的中華文化一脈相承。文化圈中流傳著這樣的一種說法：菲華文學的成就，以新詩為最，散文次之，小說最弱。是也？非也？見仁見智。

有一點，倒是可以肯定的，即：寫詩的人很多，所結的詩社不少。

在討論菲華的「新詩」創作之前，我們有必要給「新詩」下個定義。

中國大陸的著名詩人、資深作家何其芳先生曾說：「詩是一種最集中地反映社會生活的文學樣式，它飽和著豐富的想像和感情，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來表現，而且在精煉與和諧的程度上，特別是節奏的鮮明上，它的語言有別於散文語言。」（《關於寫詩和讀詩》）。

古籍《尚書·舜史》上則說：「詩詠，歌永言」。

倘若我們作進一步的探討，不難發現，詩歌反映的應該是最激動人心的生活，無論是頃刻間的生活，還是一段比較長的生活。因為，這樣的生活集中了強烈的光和熱，能夠深刻地揭示生活的本質和規律，能夠點燃讀者心中的感情，具有較強的藝術感染力。

從寫作基本特征的角度理解，詩歌可以分為許多類別。按題材分，有：田園詩、山水詩、諷喻詩；按有無格律分，有：格律詩、自由詩；按有無情節分，有：敘事詩、抒情詩。

區分敘事詩和抒情詩的重要標誌，是看詩歌是否具備人物形象、故事情節、社會環境三個因素。

不過，敘事詩跟小說是存在差別的。敘事詩不像小說那樣詳盡敘述事件過程和全面刻劃人物性格。敘事詩主要通過選取事件中最緊要、最生動的情節和人物性格中最突出的特點，用抒情的筆墨進行最簡潔的描寫，從而表達作者對生活的認識和感受。為說明問題，請允許我以莊垂明先生的《一張照片》為例：

從緊密的鼓聲中竄出  
一頭金毛赤眼的瑞獅  
迎著白臉笑佛揮舞的一把巨扇  
縱身採青，滾地嬉戲  
把一群駐足圍睹的唐人  
逗弄得個個臉泛歡樂  
而我調整鏡頭，輕按銀鈕  
將一條喧鬧的街道  
收進一隻玲瓏的黑匣裡  
這攝來的一張照片  
是要留給我的子孫做紀念  
要他們替我保存、傳達  
傳到我看不見的那深深邃邃的巷裡  
要巷裡的每一家，家裡的每一個人  
在某個適合思念的晚上  
團圍地圍在一盞茫然的燈花  
從一本厚厚的相簿裡

翻出泛黃模糊的這一張  
要他們細看，靜想  
然後用純熟的菲語  
追問甚麼是笑佛，甚麼是瑞獅  
指出哪個是唐人，哪個不是  
要他們貼耳靜聽  
聽那古老的街道  
頻頻傳來的鼓聲  
一種沉重的語言  
如同叮嚀，如同鄉音  
來自他們的祖先  
抒情詩別是一番景象。它以抒發詩人對生活的真摯感情為主，一般沒有完整的故事情節和豐滿的人物。例如：王勇先生的《寄父親》：

點三柱香  
蜿蜒而上的  
煙 是我  
給您的信

紙錢  
買不到航票  
天堂  
不需要郵票  
飄入夢鄉

敬一杯茶  
冷熱  
您都不嫌棄  
漱漱落下的  
香灰 是您  
在點頭嗎？

親情、愛情、友情和鄉愁，是菲華文學永恒的題材。

離鄉別井，身處異國他鄉謀生，那份沉重、郁悶的心情，只有旅外華僑才能體會。云鶴先生的《野生植物》充分體現了當時的旅菲華僑的心態：

有葉  
卻沒有莖  
有莖  
卻沒有根  
有根  
卻沒有泥土

那是一種野生植物  
名字叫  
華僑

表達「鄉愁」的詩很多。例如：阿占的《月圓時分》；莊垂明的《望穿五岳》、《唐人街》、《淚中山河》；謝馨的《中國結》。佳作不勝枚舉。

然而，伴隨著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旅菲華僑的觀念開始改變了。「融合」的問題浮上水面。人們對「落葉歸根」的思想進行檢討。於是，大量讚美菲律賓這塊土地、人民、文化、風俗、美食的詩作紛紛湧現。謝馨的《王彬街》、《王城》、《華僑義山》、《族轉餐廳》、《HALO-HALO》、《華僑子弟》、《茉莉花》，以及云鶴的《馬尼拉灣》、《唐人街曲（七首）》堪稱代表作。謝馨、雲鶴兩人是菲華新詩創作的翹楚者。

「文學家的使命，並不是創造理想，而是用美妙的字文技術，描寫時代的理想」（陳獨秀《水滸新敘》）。

魯迅先生則說：「先求內容的充實和技巧的上達。不必忙於掛招牌。」（《三兩宋集·文藝與革命》）。謹與大家共勉！